

## 獾 鼻

湖边水面上黄叶漂积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多得无法垂钓。钓线落在叶子上，沉不下去。

我们只好上了老朽的独木舟，划到湖中心去。那儿的睡莲已将凋谢，蔚蓝色的湖水看去像焦油一样，黑亮黑亮的。

我们从那儿钓来一些河鲈。它们给放在草地上，不时地抽动，闪闪发光，有如童话中的日本公鸡。我们钓到的还有银白色的拟鲤，眼睛像两个小月亮的梅花鲈以及狗鱼。狗鱼向我们露出两排细如钢针的利牙，碰得咯咯作响。

时值秋天，阳光明媚，也常起雾。穿过光秃秃的林木，可以望见远处的浮云和浓浓的蓝天。到了夜间，我们四周的树丛中，星星低垂，摇曳不定。

我们在歇脚的地方生了一堆篝火。这篝火是成天烧着的，而且通宵不灭，为的是赶狼——远处湖岸上，有狼在轻轻哀嚎。篝火的烟味和人的欢叫，使它们不得安宁。

我们相信，火光能吓走野兽，但是有一天晚上，篝火旁边的草地上，竟有一只什么野兽怒冲冲地发出嗤鼻声。它不露身子，焦躁地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，碰得高草簌簌地响，鼻子里还嗤嗤作声，气恨恨的，只是连耳朵也不肯露出草丛。

平锅上正煎着土豆，一股浓香弥漫开来，那野兽显然是冲着这香味来的。

有一个小孩子同我们做伴。他只有九岁，但是对于夜宿林中，秋天劲烈的晓寒，倒满不在乎。他的眼睛比我们大人尖得多，一发现什么就告诉我们。

他是个善于虚构的人，但我们大人都极喜爱他的种种虚构。我们绝不能，而且也不愿意捅穿，说他是一派胡言。他每天都能想出些新花样：一会儿说他听见了鱼儿啾啾私语，一会儿又说看见了蚂蚁拿松树皮和蜘蛛网做成摆渡船，用来过小溪。

我们都假装相信他的话。

我们四周的一切都显得很平常：无论是那一轮姗姗来迟、悬挂在黑油油湖面上的清辉朗朗的月亮，还是那一团团高浮空中、宛若粉红色雪山的云彩，甚至那已经习以为常、像海涛声似的参天松树的喧嚣。

孩子最先听见了野兽的嗤鼻声，就“嘘、嘘”地警告我们不要作声。我们都静了下来，连大气也不敢出，尽管一只手已不由自主地伸出去拿双筒猎枪——谁能知道那是一只什么野兽啊！

半个钟头以后，野兽从草丛中伸出湿漉漉、黑黢黢的鼻子，模样像猪嘴。那鼻子把空气闻了老半天，馋得不住颤动。接着尖形的嘴脸从草丛中露了出来，那脸上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好不锐利。最后斑纹的毛皮也现了出来。

那是一只小獾。它蜷起一只爪子，凝神把我们望了望。然后厌恶地嗤一下鼻子，朝土豆跨前一步。

土豆正在煎，滋滋作响，滚油四溅。我正要大喝一声，不让獾子烫伤，然而我晚了，那獾子已纵身一跳，到了平

锅跟前，把鼻子伸了进去……

一股毛皮烧焦的气味传了过来。獾子尖叫一声，嚎天动地逃回草丛去。它边跑边叫，声音响彻整片树林，一路上碰折好多灌木，因为又气又痛，嘴里还不时吐着唾沫。

湖里和树林里一片慌乱。青蛙吓得不合时宜地叫起来，鸟儿也骚动起来，还有一条足有一普特重的狗鱼在紧靠湖岸的水里大吼一声，有如开炮。

次日早晨，孩子叫醒我，说他刚刚看见獾子在医治烫伤了鼻子。我不相信。

我坐在篝火边，似醒未醒地听着百鸟清晨的鸣声。远处白尾鹬一阵阵啁啾，野鸭嘎嘎呼叫，仙鹤在长满苔藓的干沼泽上长唳，鱼儿泼刺泼刺地击水，斑鸠咕咕个没完。我不想走动。

孩子拉起我的一只手。他感到委屈。他要向我证实他没有撒谎。他叫我去看看獾子如何治伤。

我勉强同意了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密林中穿行，只见帚石南丛之间，有一个腐朽的松树桩。树桩散发出蘑菇和碘的气味。

在树桩跟前，那獾子背朝我们站着。它在树桩中心抠出个窟窿，把烫伤的鼻子埋进那儿潮湿冰凉的烂木屑中。

它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好让倒霉的鼻子凉快一些。另有一只更小的獾子在周围跑来跑去，嗤鼻作声。它焦急起来，拿鼻子拱拱我们那獾子的肚皮。我们的獾子向它吼了两声，还拿毛茸茸的后爪踢它。

后来，我们的獾子坐下，哭了起来。它抬起圆圆的泪

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，相等于 16.38 公斤。

眼看我们，一阵阵呻吟，一边用粗糙的舌头舔受伤的鼻子。它仿佛恳求我们救它，然而我们一筹莫展，爱莫能助。

一年以后，我又在这个湖的岸上，遇到鼻子留伤疤的獾子。它坐在湖边，举起一只爪子，尽力想捉住振翅飞翔、发出薄铁皮一样声音的蜻蜓。我朝它挥挥手，但它气恨恨地对我嗤了一下鼻子，藏到越橘丛中去了。

从此我再没有见到它了。

1935 年

## 黄 光

一觉醒来，是灰蒙蒙的早晨。房间里一派均匀的黄光，仿佛是点了一盏煤油灯。这光来自窗外，是从下往上的，因此把原木做的天花板照得最亮。

这奇怪的光暗淡而静止，不像太阳光。这是秋叶发出来的。一个漫漫长夜，寒风凄紧，干枯的树叶凋落了，成堆的积在地上，瑟瑟有声，发出了淡淡的光。让这光一照，人的面孔像是被太阳晒黑了，而桌上摊开的书页，仿佛给涂上一层蜡。

秋天便这样来了。对我说来，它是这天早晨一下子来的。在此以前，我几乎毫无察觉，因为花园里还闻不到腐草的气味，湖水还没有变绿，木板房顶上清晨时分还没有铺上严霜。

秋天突然地来了。正像遇上一件最不起眼的小事——或是听见奥卡河上远远传来一声轮船的汽笛，或是见到意外的一脸微笑——心中往往便也这样突然生出幸福之感一样。

秋天骤然来临，便主宰了大地——花园和河流，森林和空气，田野和禽鸟。万物都一下子成为秋天的了。

花园里，青鸟异常忙碌。它们的叫声好像玻璃破碎的声音。它们停在树枝上，低下脑袋，从槭树叶底下窥视着

窗内动静。

每天早晨，花园就好比一座孤岛，里面聚集着种种候鸟。枝叶间啾啾唧唧，叽叽喳喳，一片繁忙。只有到了白天，花园里才悄无声息：不安生的鸟儿往南方飞了。

树木开始凋零了。黄叶日夜不停地落，时而随风斜飞，时而垂直掉在潮湿的草上。落叶纷纷，有如潇潇雨下。这场雨要下好几个星期。至九月底小树林才秃光，那时从密密的树木之间，就可见到远方青色的收割过的田野。

也就在那时，一位以打鱼和编筐为生的老人（在索洛恰，几乎所有老人都因年龄关系而从事编筐营生），名叫普罗霍尔，给我讲了一个秋天的故事。在此以前我从未听过这个故事——也许那是普罗霍尔自己编的。

“你瞧周围，”普罗霍尔对我说，一边用锥子修理树皮鞋，“你琢磨琢磨吧，亲爱的，每只鸟，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，能够活着，都跟什么事儿最有关。你来讲个明白吧。要不然，人家会说你白学了。比如秋天树叶会掉，可人就是没想到，在这件事儿上头，人是要担主要责任的。再说，人又发明了火药。要那火药干什么呀！我自己也玩过火药。老早的时候，乡下铁匠打出了第一枝枪，装上了火药，这枝枪落到了一个蠢货手里。那蠢货在树林里走，看见黄莺在天上飞，金黄金黄的，快快活活，叽叽地叫，你来我往亲亲热热。蠢货用双筒枪打它们，金黄的绒毛飘到地上，落到树上，树叶就干了，萎了，一下子全掉了。另外一些树叶，沾上鸟血的，变成红色，也都掉了。你在树林里总是见过的，树叶有黄的，也有红的。在那以前，什么鸟儿都在我们这儿过冬。就连仙鹤也哪儿都不去。不论夏天冬天，树林里都是叶茂，花盛，蘑菇多。雪也没有。没有冬

天，我说。没有！请问，我们要冬天干什么呢？！冬天有什么好处呢？那蠢货打死了第一只鸟，大地就苦了。打那开始，就有了落叶，有潮湿的秋天，有刮落叶叶的风，有冬天了。鸟儿也害怕了，离开我们飞了，生人的气了。可不是，亲爱的，到头来是我们害了自己，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该破坏，要切实切实保护好。”

“保护什么呢？”

“比方说，各种各样的鸟儿啊。还有树林。还有水，要让水永远清清凉凉的。老兄，什么都得保护，要不你就会怠慢了大地，总有一天会自我毁灭。”

我长期锲而不舍地研究秋天。为了能真正有所发现，必须要让自己相信，你所遇到的景象是生平第一次看到的。拿秋天来说，也是如此。我让自己确信，今年秋天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秋天了。这就能使我更加细心地去观察它，于是就看到了我从前并未发现的许多东西。而从前的秋天，不过是一年一度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只记得处处泥泞和莫斯科潮湿的屋顶而已。

我发觉，秋天把大地上存在的全部纯净的颜色都混合起来，再把苍茫的大地和天空当作画布，画了上去。

我看见树叶不仅有金黄的和紫红的，还有鲜红的，紫的，棕的，黑的，灰的，近白的。因为秋天空中总有一片凝止不动的雾气，那种种颜色就显得特别的柔和。一旦下雨，却又一改柔和，变成光艳迎人了。云翳的天空，仍然投下足够的亮光，使远处湿漉漉的树林犹如着了火一般，呈现一片深红色。在密密的松树林中，白桦树的叶子仿佛包上金箔，冷得瑟瑟发抖。斧头砍伐的回声，远处农妇的呼喊，鸟儿飞过时翅膀扇起的风，都会使这树叶颤动。树

干周围地上有好大一圈落叶。树木总是从下面开始发黄的，我看见山杨树下面是红的，树冠上却还全然是绿的。

有一年秋天，我在普罗尔瓦河上划船。那是中午。太阳低低地挂在南边。它的斜光落在黑幽幽的水面上，又从水面反射上来。木桨荡起水波，水波反射的一道道太阳的反光有节奏地顺着河岸迅速移动，并离开水面，熄灭在树梢。这反光直透进草丛和灌木丛，使得河岸霎时间闪出千百种颜色，仿佛阳光突然照亮了五颜六色的冲积矿床。反光时而照出黑亮黑亮的草茎和它上面橙黄色的干浆果，时而照出仿佛喷了白垩的蛤蟆菌的火红色菌头，时而照出压瓷实了的成块的积年柞树叶和花大姐的红背。

秋天里，我常常聚精会神地观察飘落的树叶，一心想捉住叶子脱离树枝、开始坠落地面时那个不易察觉的一刹那。可惜长期没有如愿。我在一些老书中看到过，说树叶落下来时如何窸窣有声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声音。如果说窸窣窣响，那只有在地上，遭人脚踩的时候。说树叶在空中发出声响，在我看来就同讲春天里可以听见青草生长一样不符合事实。

当然啦，我是不对的。听惯了城市街道嘈杂声，耳朵变迟钝了。需要时间，让听觉休息一下，再去捕捉秋天大地上纯正而精微的声音。

一天晚上很晚了，我走到花园里的井边。我把昏暗的马灯放在井架上，打了一桶水。水桶里飘着树叶。树叶到处都有，哪儿也躲不开。面包房里买来的黑面包上也粘着潮湿的树叶。风把树叶纷纷吹到桌子上，床上，地板上，书上。在花园小径上走路也费劲：得踩着树叶走，像在深雪中行进似的。就在雨衣的口袋里，鸭舌帽里，头发里，

也处处都会发现有树叶。我们睡在树叶上，浑身熏出一股树叶的清香。

秋季的夜晚，常常是万籁俱寂，在遍布树林的一片黑黢黢地方的上空没有一丝风，只有村边栅栏那儿传来看守人的梆子声。

正好在这样一个夜里，马灯照亮了水井，映出了栅栏旁边的老槭树和发黄的花坛上被风吹乱了的金莲花丛。

我看了看槭树，只见一张红叶小心地、慢慢地脱离树枝，抖动一下，在空中停留瞬间，然后发出轻微的窸窣声，飘飘摇摇，向我的脚下斜落下来。我第一次听见了落叶的窸窣声，含糊不清，犹如幼儿的耳语。

夜深人静，四顾悄然。满天星光亮得几乎令人炫目。这秋天的星斗，在水桶里和农舍的小窗上，像在天上一样炯炯放光。

英仙座和猎户座在大地上空款款而行，在湖水上不住颤动，在野狼昏睡的树丛中黯然失色，又在斯塔里察河和普罗尔瓦河浅水处入睡的鱼儿鳞片上反射出亮光。

黎明时分，绿色的天狼星亮了起来。它那低低的光波总在袅袅柳丝间显得扑朔迷离。木星在草地上黑压压的草垛和潮湿的道路上空闲行，土星从另一边天的森林后面升起，那里的森林秋天里被人遗忘、冷落了。

流星的寒光不时划破夜空。在大地之上，在芦苇的萧瑟声中，在秋水的浓烈气味中，星夜渐渐地消逝。

暮秋时候，我在普罗尔瓦河边遇见了普罗霍尔。他一头乱蓬蓬的白发，手上粘满鱼鳞，坐在杞柳丛下面钓鲈鱼。他看上去不会少于一百岁。他张开没有牙的嘴，微微一笑，从小筐子拿出一条肥大的发傻的鲈鱼，拍了拍肥肚子——

炫耀他的猎物。

天晚以前，我们一起钓鱼，嚼又干又硬的面包，轻声闲谈不久前的一次林火。

那林火是先从洛普哈村附近的一块林中空地烧起来的，割草人在那儿生过篝火，后来忘了。正好赶上燥热风，火势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迅速向北蔓延，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，好像有千百架飞机在作超低空飞行。

烟雾弥漫的空中，挂着一轮太阳，有如一只深红色的蜘蛛，停在紧密的灰色蜘蛛网上。烟气刺激眼睛。灰烬像雨似的慢慢落下，在河面盖上了灰蒙蒙的一层。有时烧焦了的白桦树叶从空而降，轻轻一碰便化为粉尘。

每到夜间，阴恶的火光在东方升腾，家家户户院内牛鸣马嘶，声音凄苦。地平线上亮起白晃晃的信号弹，那是灭火的红军部队在彼此通知火势的接近。

天色向晚，我们离开普罗尔瓦河回家。太阳在奥卡河那边沉落。在我们和太阳之间的地带，望去一片白蒙蒙。那是秋天的蜘蛛网浓浓密密布满了草地，阳光在那上面反映出来的。

白天蛛丝在空中飘飞，缠绕在没有割的草上，像蚕丝一样粘到木桨上，人脸上，钓竿梢上，牛角上。可以从普罗尔瓦河的此岸拉到彼岸，慢慢在河上织出轻柔的有粘性的网。每逢清晨，蜘蛛网上还缀着露珠。柳树上缠了带露珠的蜘蛛网，经太阳一照，便像遥远国度移植到我们土地上来的童话中的树木。

每张网上停着一只蜘蛛。它是乘风织网的。它可以驾着网飞行数十公里。这是蜘蛛的迁飞，极像候鸟秋天迁飞。但是迄今谁也不明白，为什么蜘蛛每年秋天要迁飞，而把

细细的蛛丝布满大地。

到家后，我洗去脸上的蜘蛛网，生上炉子。白桦树的烟味跟刺柏的气味混杂在一起。一只老蟋蟀唧唧而鸣，地板下的老鼠忙忙碌碌。它们往洞里搬运丰富的储备品——人忘了藏起的面包干，蜡烛头，糖和硬得像石头的小块干酪。

我深夜醒来。鸡啼二遍，星星一动不动地停在通常的地方，风在花园上空小心地喧响，耐心地等待着黎明的降临。

1936年

## 米哈伊洛夫树林

我不记得是哪一位诗人说过：“到处都有诗，连草丛中都有。只要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。”

一天清晨，稀稀拉拉下着雨。大车赶进了一片古老的松树林。路边的草丛中有一个白东西。

我跳下车，弯下腰，看到一块长满野旋花的木牌，上面有黑漆写的字。我拨开湿漉漉的花茎，读到一行几乎已遗忘的诗：“米哈伊洛夫树林，在不同的年代，我曾来到你的浓荫下面。”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我问赶车的。

“是米哈伊洛夫村，”他微微一笑，“从这儿开始就是普希金的土地了。这儿到处都插有这样的标牌。”

这种木牌，后来我在一些全然想不到的地方也碰上了，在索罗季河边没有割过的草地上，在米哈伊洛夫村到特里戈尔村去的路边沙坡上，在马列涅茨湖和彼得罗夫湖的岸边——从草丛，帚石南花丛，干草莓丛中，处处响起纯朴的普希金的诗句。聆听这诗句的只有树叶，小鸟和天空——苍白而腼腆的普斯科夫的天空。“再见吧，特里戈尔，在你这儿我多次遇上欢乐。”“我可以望见两个湖的蔚蓝色湖面。”

有一次我在胡桃林中迷了路。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在

灌木丛间渐渐消失。莫非那个赤脚小姑娘提了一篮黑果越橘，每星期一次，就在这条小径上路过。但是在这儿的树丛中，我也发现了一块白牌子，上面有一句录自普希金致奥西波娃的信中的话：“我能不能买到萨夫基诺村？我真想在这儿造一所小小木屋，置上我的书，在我的好心的老朋友中间过上几个月。”

这句话为什么出现在此处，我猜不透。但是那小径不久就把我引到了萨夫基诺村。只见一片成熟燕麦的麦浪滚滚而来，直达几所低矮木屋的屋檐下。小村里阒无一人，唯有一条灰眼睛的黑狗从篱笆里面向我吠叫，还有四周小山上粗壮的松树送来清婉的松涛。

我几乎走遍全国，见过许多令人惊异、神迷的地方，然而无论哪儿也没有像米哈伊洛夫村一样，具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抒情的力量。这儿一片荒凉，悄然无声。高空有几抹白云。云影在绿色小山上、湖面上、古老公园小径上缓缓移动。只有蜜蜂嘤嘤吟唱，打破了寂静。

蜜蜂在普希金和安娜·凯恩幽会的椴树之间高高的小径上采蜜。椴树的花已经谢了。树下一条长椅上，常有一位生性愉快的小个子老妇人坐着看书。她的衬衫领子上别着古老的绿松石别针。老妇人看的是费定的《城与年》。她是安娜·凯恩的孙女，名叫阿格拉娅·佩热夫斯卡娅，曾是外省的话剧演员。

她记得祖母，很乐意谈祖母的事。但她不爱祖母。要爱这么一个已经昏聩、在饭桌上同孙女们争一块好肉的百岁老太婆，是很难的。孙女们比祖母力气大，她们总是把她的好肉抢了过去，祖母因此觉得孙女们太不像话，都气哭了。

我第一次遇见凯恩的孙女，是在原先长着三棵著名松树的沙坡上。如今那松树已经没有了。早在革命前，有两棵遭雷劈，还有一棵被济马里村一个磨粉工人夜里偷偷锯走了。

普希金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决定在老树原地种三棵新的小松树。找老树原地很困难，因为连树桩都没有留下。于是请来一些年老的集体农庄庄员，确定老树生长的地方。

老人们争论了一整天。结论本该一致，但杰里格拉佐沃村的三个老人持相反意见。好容易把他们说服，他们这才在斜坡上用步子量过来量过去，傍晚时才说：

“这儿就这个地方可以种了。”

当我在三棵不久前种的小松树附近遇见凯恩孙女的时候，她正在修理被母牛破坏的篱笆。

老太太以自我嘲笑的口吻对我说，她像一只小猫一样，在普希金这些地方已经住惯了，绝对不可能再去列宁格勒。本来早该去那儿了。她在列宁格勒的石头岛主持一个小图书馆。她一个人过日子，没有儿女，也没有亲戚。

“不，不，”她说，“您不用劝我。我一定要到这儿来入土。这些地方我太喜欢了，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愿意住。我每天总要想点什么事出来，好推迟行期。您看现在我到各个村子去，记录老人们说的普希金的事。不过老人也撒谎，”她伤心地补充说，“昨天就有一个人说，普希金曾被请去参加国家最高政权会议，人家问他：跟拿破仑打不打。普希金回答说：‘诸位大人，你们还打什么仗啊，瞧瞧你们的农民一辈子只穿一条裤子。收起这份心吧！’”

凯恩的孙女真不知疲倦。我常常遇见她，不是在米哈伊洛夫村，就是在特里戈尔村，抑或在特里戈尔边上的沃

罗尼奇小村，我那时就住在沃罗尼奇小村一所凉爽的空木屋里。她到哪儿都是步行的，不怕下雨、天热，还起早贪黑。

她讲她过去的的生活，讲著名的外省导演和变成酒鬼的悲剧演员（她的话给人一种印象，似乎旧时只有悲剧演员才是有才华的），最后讲起了自己的风流韵事。

“您别以为我就是这么个忙忙碌碌的老太婆，”她说，“我从前可是个快活、独立、漂亮的女人。我本来死后可以留下有趣的回忆录，不过我总是怎么也不想写。记完老人们的故事，我又要操办夏天的节日了。”

夏天的节日是米哈伊洛夫村每年在普希金的生日举办的。数百辆集体农庄的大车，挂上彩带和瓦尔代产的铃铛，纷纷来到索罗季河对岸，普希金公园对面的草地上。

草地上生起篝火，跳起环舞。唱着老歌和新四句头：

我们的松树和湖泊，  
如诗如画，天下难找。  
米哈伊洛夫树林，  
我们照管得尽心周到。

所有当地的集体农庄庄员都以同乡普希金自豪，他们照管自然保护区不比照管自己的菜园和田地差。

我住在沃罗尼奇小村的特里戈尔公园看守人尼古拉家。女主人整天摔碗碟骂丈夫，因为她恨不能有一个庄稼人，成天成夜守在这个公园，只回家一两个钟头，而且这时候还要派老丈人或者孩子去公园里看守。

有一次尼古拉回家喝茶，还没来得及脱下帽子，头发

蓬乱的女主人就从院子冲进来。

“快回公园去，呆子！”她喊道，“我在小河边洗衣服，瞧见一个列宁格勒来的家伙，直闯进公园去了。可别造孽啊！”

“他能干出什么事？”我问道。

尼古拉快步走出门槛。

“什么事不干？”他边走边回答。“动不动就给你折断一根树枝。”

不过总算平安无事。那“家伙”原来是著名画家纳坦·阿尔特曼，尼古拉才放下心来。

普希金自然保护区有三个大公园：米哈伊洛夫公园，特里戈尔公园和彼得罗夫公园。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，正同它们的主人一样。

特里戈尔公园阳光充足。不知为什么连在阴天的时候还会给人这种印象。金色的阳光朗朗普照着喜气迎人的青草，椴树枝叶，索罗季河的陡岸和叶甫盖尼·奥涅金坐过的长椅。夏日轻烟弥漫的公园深处，有了斑斑点点的阳光，显得神秘虚幻。这个公园，仿佛是为了家庭过节，好友闲聊，在繁枝茂叶的黑幕之下点上蜡烛跳舞，为了少女欢笑和戏谑地表白爱情而建的。这公园充满普希金和亚济科夫的情调。

米哈伊洛夫公园是独居修道士的栖身之地，不是一个好玩的公园。它是为独处和沉思而建立的。里面长满百年云杉，因此有些阴沉，显得高大、沉寂。公园正在悄悄地变为像它自己一样宏伟、古老和荒凉的森林。只有在公园

的边上，古老树木形成的拱顶下面，长年不散的一片朦胧之中，才突然现出一块布满亮闪闪的毛茛的空地，和一口静水的池塘。几十只小青蛙纷纷跳到池塘中去。

米哈伊洛夫公园的最美之处，是在索罗季河的陡岸和阿林娜·罗季奥诺夫娜奶娘的小房子——普希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唯一的房子。这房子是那么小，那么教人怜爱，连登上它的陈旧的台阶都觉得提心吊胆。而站在索罗季河的陡岸上，可以远眺两个碧绿的湖，林木蓊郁的小山和我们那永远朴素端庄、浮云悠然的天空。

彼得罗夫园里有普希金的祖父，脾气执拗、心情阴郁的汉尼拔的房子。从库恰诺湖（即彼得罗夫湖）对岸的米哈伊洛夫村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彼得罗夫公园。它阴暗潮湿，长满牛蒡，一走进去就像到了地窖里一样。几匹马被绊住三条腿，在牛蒡丛中吃草。荨麻摧残了野花，每到晚上公园里一片蛙声。声音沙哑的寒鸦栖息在黑黝黝的树木顶部。

有一次我从彼得罗夫村回米哈伊洛夫村时，在林中峡谷迷了路。小溪在树根下面潺潺流过，峡谷底上有几口水光清亮的湖。太阳快要落山。凝静的空气微微泛红，令人觉得炎热。

我在一个林中空地看见了高空五彩的雷暴。它在米哈伊洛夫村上面腾起，在晚空中扩大，宛若一座中世纪白塔围绕的巨大城池。它传来开炮似的沉闷的轰隆声，接着一阵大风突然刮过空地，在树丛中平息下来。

真难想象，普希金骑的马就在这一条条留有树皮鞋印的普普通通的小路上，在蚂蚁窝和虬筋盘结的树根上，驮着它的沉默不语的主人，轻松地行进。

我常常回想那些树林，湖泊，公园以及天空。那几乎